

Susannah Cahalan

BRAIN
ON FIRE

我 发 疯 的 日 子

[美] 苏珊娜·卡哈兰 / 著
刘丽洁 / 译

大脑
My
Month
of Madness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想要收回当年那段可怕的经历，
因为经历过的黑暗，
能够为我带来更多的光明。

中信出版集团

燃烧的大脑

[美] 苏珊娜·卡哈兰 / 著
(Susannah Cahalan)

刘丽洁 / 译

我 发 疯 的 日 子

BRAIN ON FIRE

My Month of Madness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燃烧的大脑 / (美) 苏珊娜·卡哈兰著; 刘丽洁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Brain on Fire: My Month of Madness

ISBN 978-7-5086-8906-7

I. ①燃… II. ①苏… ②刘…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9049 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Brain on Fire: My Month of Madn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y Susannah Cahala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燃烧的大脑

著 者: [美] 苏珊娜·卡哈兰

译 者: 刘丽洁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674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906-7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遗忘的存在从未被证明过：我们只知道，当我们希望
一些事情出现在脑海的时候，它们未能出现。

——弗里德里希·尼采

由于我所患疾病的性质，以及它对我的大脑造成的影响，在故事发生的这几个月里，我只能记起事情的一些画面，都是些短暂但却生动的幻觉，而头脑中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空白，偶尔浮现出模糊不定的记忆。身体的状况使得我无法详细记得当时的情况，于是，写作本书便成为我试图理解那段遗失时光的一种尝试。我运用自己当记者时习得的那些技能，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素材——包括对医生、护士、朋友、家人进行了上百次采访，翻阅上千页的病例记录，我父亲这段时间的所有日记，我离婚的父母用来沟通交流的医院记事本，在我住院期间，医院摄像机拍摄的视频片段，还有根据回忆、问询和印象写就的一本本记录——来帮助我重构这段遗失的经历。

要不是我将一些人名和具体人物略做改动，这将完全是一本纪实性作品，是回忆录和报道的混合体。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坦然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素材来源。不管我做过多少调研，在

当时，我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有清醒意识的人。而且，我难免会有偏见，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内容不免带有新闻界的那个老问题，也就是真实性的问题，这也使情况变得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我撰写的故事中肯定有谬误，肯定有我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还有许多我永远无法回忆起来，也永远无法记述下来的时刻。剩下的，只有一位记者对自身最深层的探究——关于人格、记忆和认同，写作本书只是追忆和理解那些未知事件的一种尝试。

前言

起初，只有黑暗和寂静。

“我的眼睛睁着吗？有人吗？”

我无法分辨自己的嘴是否在动，也不知道周围有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周围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我眨动眼睛，一下，两下，三下，腹中有一种模糊的感觉。

接着，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仿佛刚刚从一大锅蜜浆中摆脱出来，只能缓慢地转变成语言。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组成一个个问题：我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头皮发痒？大家都在哪里？接着，周围的世界渐渐映入我的眼帘，一开始是一个小孔，然后它的直径慢慢扩大，黑暗中的物体渐渐清晰成形。过了一会儿，我认出了它们：电视、窗帘、床。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需要从这里出去。我向前挪动了一下，但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摸过去，发现腰间裹着一件厚厚的网

状衣物，像是一件——那个词怎么说来着——紧身衣。衣服两端连着两条冰冷的金属导轨。我双手握住导轨往上提，有两根带子嵌入我的胸部，我只能移动几英寸^①。在我右边有一扇没打开的窗户，透过它可以看到街道。汽车，黄色的汽车。出租车。我在纽约。在家里。

还没等那种宽慰的感觉释放到全身，我便看到了她。那个穿紫色衣服的女人，她正瞪大眼睛望着我。

“救救我！”我喊道。她的表情毫无变化，好像我什么都没说一样。我再次挣扎着想摆脱那些带子。

“别那样做。”她用一种我所熟悉的牙买加口音低声说道。

“西比尔？”不可能是她。西比尔是我童年时的保姆，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没再见过她了。她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重新进入我的生活？“西比尔？我在哪里？”

“在医院。你最好冷静下来。”她不是西比尔。

“很痛。”

紫衣女人走近了，她弯下腰帮我解开带子，一对乳房扫过我的脸。她先解开右边的带子，然后解开左边的带子。双臂被解放出来后，我本能地抬起右手挠了挠头。可是，手指碰到的不是头发和头皮，而是一顶纱布帽子。我把它撕开，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无名怒火，于是举起双手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头部，摸到的是一圈圈的塑料电线。我拔出一根电线，头皮感到一阵刺痛。我把那根电线拿到眼前，看清楚它是粉色的，同时也看到自己的手腕上还缠着一条橘红色的带子。我眯着眼睛，怎么也想不出该用哪个词来形容，过了几秒钟，那个卡在脑子里的词汇终于出现：飞行风险。

① 1 英寸约为 2.54 厘米。——编者注

目 录

序	V
前 言	VII

第1部分 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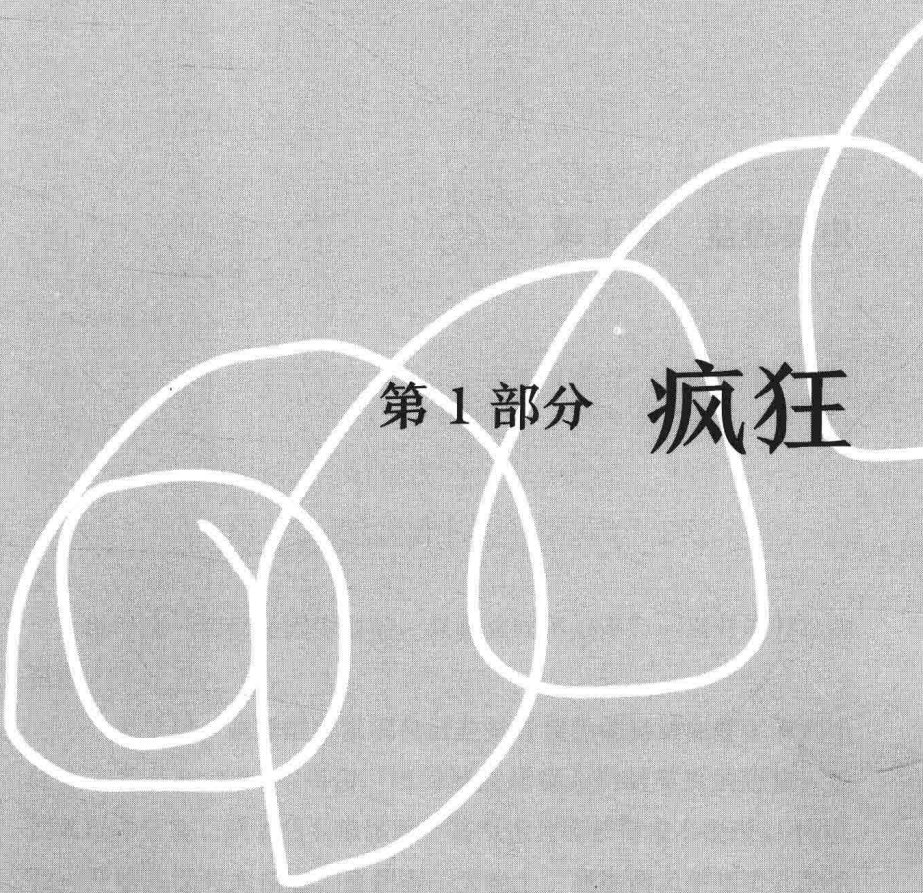
第1章 蓝色臭虫	003
第2章 戴黑色蕾丝胸罩的女孩	011
第3章 胡萝卜	015
第4章 《摔角王》	025
第5章 冷玫瑰	031
第6章 全美通缉令	035
第7章 再次上路	041
第8章 灵魂出体的经历	051
第9章 疯狂初现	055
第10章 混乱时期	065
第11章 抗癫痫药开浦兰	069
第12章 阴谋诡计	077
第13章 菩萨	083
第14章 查扣	089

第2部分 钟表

第15章 卡普格拉妄想症	095
第16章 癫痫病发后愤怒症	101
第17章 多重人格障碍	105
第18章 爆炸性新闻	109
第19章 大块头	115
第20章 直线的斜率	119
第21章 被中断的死亡	125
第22章 美丽的怪物	131
第23章 纳贾尔医生	139
第24章 静脉内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	143
第25章 蓝色恶魔	149
第26章 钟表	155
第27章 大脑活体组织检查	163
第28章 影子拳手	173
第29章 达尔玛病	177
第30章 大黄	183
第31章 真相大白	189
第32章 90%	195
第33章 回家	201
第34章 加利福尼亚之梦	205

第3部分 追忆逝水年华

第35章 录像带	211
第36章 毛绒玩具	213
第37章 我心狂野	217
第38章 朋友	221
第39章 正常范围内	227
第40章 伞	233
第41章 流水账	237
第42章 无尽的玩笑	243
第43章 NDMA	249
第44章 部分回归	253
第45章 5个W	259
第46章 大回顾	263
第47章 驱魔人	267
第48章 幸存者的负罪感	275
第49章 家乡的男孩了不起	283
第50章 狂喜	285
第51章 飞行风险?	291
第52章 《X夫人》	295
第53章 紫衣女子	299
后 记	301
注 释	305
致 谢	321



第1部分 疯狂

我感觉头脑里有奇怪的翅膀扇动的呼呼声。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日记》

第 1 章 蓝色臭虫

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被一只臭虫咬了一下，一只并不存在的臭虫。

一天早晨，我睡醒后发现自己左臂青紫色的动脉血管上有两个红点。那是在 2009 年年初，纽约城蔓延着人们对臭虫的恐慌：它们入侵办公室、服装店、电影院，甚至连公园长椅也不放过。不过，我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被两只手指尖儿那么长的臭虫折磨了一整夜，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了。我把公寓仔细检查了一遍，除了那两只咬我的臭虫之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一只臭虫和它们存在过的痕迹。我甚至还打电话叫来专业的杀虫人员检查我的公寓，还找了个加班的西班牙人，帮我把整个房间打扫一遍，他抬起沙发，用手电照亮了那些我过去从没想到要打扫的地方。最后，他宣称我的公寓里没有臭虫。这怎么可能，于是我又跟他预约了下一次服务，让他帮我喷药。

为了保证他的信誉，他要求我先等等，积累足够多的臭虫让他来战斗，他似乎把这件事想象成了一场侵袭。可是，我催他尽快过来，告诉他我的房间、我的床上，甚至我的身体，都被臭虫占领了。他这才答应再次过来看看。

我虽然内心有点儿不安，但仍在尽可能地向我的同事隐瞒着自己的担忧。谁会愿意跟一个遇到臭虫问题的人一起合作呢？之后几天，我在上班的时候，尽可能若无其事地穿过《纽约邮报》的新闻间，来到自己的工位前。我特意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自己胳膊上被臭虫叮咬的部位，并且努力显得跟平常一样轻松。

《纽约邮报》虽然以追求新消息著称，但它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历史一样长。它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801年创建，也是美国持续运营时间最长的报纸。光是在它创建的第一个百年里，它就曾对废奴运动和纽约中央公园的设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报社显得无生气，许多工位都空着，好多格子间里都堆放着陈年未用的被遗忘的卷宗，还有东倒西歪的枯萎花卉。墙上挂着停摆的时钟，一张猴子骑着牧羊犬的照片，还有一个巨大的泡沫制成的六旗游乐园标志——这些都是记者们执行任务带回来的纪念品。所有电脑都很老旧，复印机则有小马那么大。

一间曾经作为吸烟室的小工具间，现在作为补给室用，里面的天气标志提醒人们，它已经不再作为吸烟室使用，好像真的有人会不顾各种监控器和视频装置，无意中闯进来吸烟似的。

我从17岁开始就在这里实习，一直在这个古怪的小世界里待了7年。每当快要截稿的时候，屋子里总是充斥着各种忙碌的声音：敲击键盘的响声、编辑的叫喊声、记者匆匆的脚步声——完全符合人们对小型报社的刻板印象。

“见鬼，这个标题下面要配用的照片到哪儿去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她是妓女？”

“那个跳下大桥的人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袜子？”

这里就像一家没有酒的酒吧，到处都是激素分泌旺盛的新闻酒鬼。《纽约邮报》拥有独一无二的报业团队：最聪明的商业头条作家、最执着的追踪独家新闻的记者，还有那些工作狂，拥有变色龙一般的灵活性，能够跟每个人交上朋友，然后又在转瞬之间成为他们的敌人。当然，在多数日子里，新闻间里的气氛是克制的，每个人都在默默整理着那些法院卷宗、采访记录，或者在读报纸。很多时候，新闻间像今天一样，安静得如同停尸房一般。

我走向自己的办公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路上要穿过一排排标记着绿色曼哈顿街道标志的工位：自由街、拿骚街、松树街、威廉街，让人回忆起报社之前在南街海港的时候，两侧环绕的那些真实的市中心的街道。我的办公桌在“松树街”。一片静默之中，我在座位上坐了下来，旁边是我在报社最亲密的朋友安吉拉。我对她不自然地笑了笑，并问她：“你知道被臭虫咬了该怎么办吗？”我努力压低声音，以免话语在鸦雀无声的办公室里回响。

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自己有一个女儿，希望她像安吉拉那样。她对我在报社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3年前，那时她是一个腼腆的、说话温柔的姑娘，来自皇后区，只比我大几岁。她从一家小的周刊报社被调到《纽约邮报》之后，在大城市报社的压力之下，迅速成长为我们报社最有才华的年轻记者之一，撰写出许多最佳新闻故事。许多周五的深夜，你会看见安吉拉在用电脑写作，而且是同时在4个分屏上撰写4篇不同的报道。

此时，我禁不住抬起头来望着她，期盼得到她的建议。

听到“臭虫”这个可怕的字眼，安吉拉滑动座椅，离我远了一点儿。“不要告诉我你染上它们了。”她一边说，一边露出顽皮的微笑。我正准备把胳膊给她看，但还没等我诉苦，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你准备好了吗？”是新来的《星期日专刊》编辑史蒂夫。他只有30多岁，已经被提名为《星期日专刊》的主编，我正是在他的部门工作。虽然他是个友善的人，但我还是感到不安。每个星期二，记者们要开一次选题会，讨论自己对《星期日专刊》文章的构思。从他的语气中，我才慌张地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为本周的选题会做准备。通常我至少会提出3个创意，虽然它们不见得都好，但我总是会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现在，我什么想法都没有，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轮到自己的5分钟发言时，该编些什么。我怎么会搞成这样呢？我怎么可能连选题会都忘记了呢？对于这个每周一次的重要会议，我们都会极其用心地准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日。臭虫事件被我抛到了脑后，我睁大眼睛望着安吉拉，然后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心里还是固执地希望在我到达史蒂夫办公室的时候，这个问题能够迎刃而解。

我心情忐忑地沿着“松树街”走到史蒂夫的办公室，在《星期日专刊》的新闻编辑保罗身旁坐了下来。保罗是我的好友，自我大二来报社实习以来，他一直给予我指导。我对他点点头，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扶了扶满是划痕的安妮霍尔宽边眼镜。一个搞宣传的朋友曾调侃说，这副眼镜是我的“节育”神器，他说：“戴着它，保证不会有人想跟你上床。”

我们坐在那里，谁都没有说话，我努力让自己适应保罗那熟悉

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存在。他那头令人震撼的、让他显得远大于实际年龄的白发，还有他随时准备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性格，让他具备资深新闻人和出色编辑的素质。

大二的夏天，一位朋友把我引荐给保罗，他便给了我在报社实习的机会。最初几年，我只是个跑腿的，报道一些突发事件，或者给其他记者提供写作素材。我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保罗布置的：一篇关于纽约一所大学的学生联谊会中存在放荡行为的报道。

我带着自己的文章和拍摄的一沓照片回到报社，我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后来这篇文章并没有见报，但他此后布置了更多任务给我，直到2008年我成为报社的全职记者。而此刻，我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地坐在史蒂夫的办公室里，感到自己的不长进真是辜负了保罗的信任和尊重。

沉默愈发令人尴尬，我抬起头，看见史蒂夫和保罗都充满期许地望着我，于是，我只好开口，希望创意会最终进入我的脑海。“我在博客上看到了这个故事……”我说道，绝望地想要编出一个半成型的创意。

“这样真的不好。”史蒂夫打断道，“你必须拿出比这好的东西，行吗？下次请不要没做任何准备就过来。”保罗点点头，他的脸因为不悦有些泛红。这是我自高中在学校校报工作以来，第一次让报社感到失望。我走出房间时，很生自己的气，同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

“你还好吗？”回到工位后，安吉拉问我。

“嗯，我只是把工作给搞砸了，没什么大事儿。”我笨拙地自嘲道。

她笑了，露出了几颗迷人的歪牙。